

孤身入藏做社工 半年跑了8万多公里

石家庄社工陆江波协助日喀则市和山南市民政局部门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服务



12月10日,陆江

波端起碗,吃掉

当日份的藏面,有点儿黏,跟石家庄劲道爽滑的面条口感差距很大。从不吃藏餐到习惯了每天都来一碗藏面,陆江波深知一碗热腾腾加了牛肉的面条才能提供足够的热量,当日还有300多公里的路程要奔波。为了更好地协助当地民政部门做好关爱和保护未成年人工作,6个月的时间里,这位45岁的石家庄社工跑遍了西藏日喀则下辖的18个县和1个区,日喀则仲巴县民政局局长强巴洛桑真诚地赞扬道:“这个石家庄人做事认真,热心培养年轻社工,可真帮了我们大忙。”



■陆江波和藏族小朋友交流。



■陆江波讲解留守儿童心理疏导技巧。



■陆江波和藏族孩子们在一起。(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本报记者 方小北

一个人的援藏 源于心中的梦想

曾是一位媒体人的陆江波住在石家庄市长安区,2020年开始涉入社工行业,2022年拿到了社工证,从此成为一名职业社工。

“很多人不清楚社工到底是做什么的。”陆江波解释道,“社工也是一种职业,特征就是向有需要的人,特别是困难群体提供科学有效的服务。”过去的几年石家庄社会工作蓬勃发展,不仅形成了一整套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同时也诞生了不少社工机构,打造了特色的品牌项目,让社会工作成为石家庄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社工人才,陆江波说他只是其中很普通的一员。

2023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正在忙碌中的陆江波收到朋友的邀约,一起去西藏做社工。经过认真思考,他最终下定决心于今年6月奔赴雪域高原:“日喀则和山南地区需要大量有经验的社工支援,我希望能把在石家庄工作积累的经验带给更多需要帮助的藏族人民,我是今年夏天刚转正的共产党员,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服务,这就是我当初一个人奔赴西藏的初衷。”

陆江波到西藏所属的机构为民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要在日喀则市和山南市服务,负责社工站的建设和未成年人保护项目,陆江波是日喀则市困境儿童关爱项目负责人、山南市民政局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主任。

坚持下去 不能给石家庄人丢脸

梦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想要大干一场的陆江波没想到刚到西藏的时候就度日如年。

“环境是陌生的,生活、饮食和民族习惯是陌生的,面临的挑战也是陌生的,再加上高原反应,心率快、气喘,手脱皮,嘴干裂,经常性流鼻血,还失眠,经常晕乎乎的一一也不知道是生病了还是高原反应,每天吃一顿饭一天都没有饥饿感。”陆江波说那段时间都是煎熬中度过的,还不敢给家人打电话,怕老婆和孩子催他回去:“我儿子在读初二,学习很优秀,我知道他们担心我,但我不

愿意认怂,40多岁的人了,3000多公里来了,什么工作都没开展,人家可能记不住我的名字,但是没准儿会说那个石家庄来的人是个逃兵,我必须坚持下去。”

好在经过一个月的适应,陆江波迅速进入工作状态,藏族人民的淳朴,同事们的尊重,让他的工作充满了动力。

由于当地的风俗习惯,未成年人教育、心理和社会福利救助方面问题相对突出。未保中心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到需要帮助的孩子。西藏地域辽阔,调查人员需要早出晚归的奔波。陆江波说山南地区海拔在3500-4000米之间,9点半上班。海拔更高的日喀则市则是10点半上班,当地的早餐店开门比较晚。他们因为出门早经常吃不上早饭,所以无论合不合胃口,有时间吃饭的时候就一定会认真吃饭。

社工站刚刚成立,只有陆江波一位成熟社工,他带领当地的新人,驾驶一辆小越野车奔波在路上,短短半年的时间,跑了8万多公里:“每天三四百公里是常态,从山南市到贡嘎县大概要100公里,从日喀则市到仲巴县得500多公里,从仲巴县城去最偏远的乡镇也有几百公里,到目前为止,日喀则市全部的县区我们已经跑遍了,山南市也完成了一半的调研工作。”

天天在路上跑,难免有意外发生。一次陆江波带3个藏族社工去一个距离乡镇60公里的村子,途中大多是悬崖边上的石子路。3位藏族社工不会开车,往返都需要陆江波一个人驾车。那次经历陆江波迄今都心有余悸:“返程时特别困,强撑着走完山路,到山下公路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汽车开进了沟里。恰好碰到医院下乡的车辆,还有附近拉草的牧民赶过来帮忙,才把车抬了出来。那天幸亏是在山下出的意外,如果是在山上,可就太危险了。”

努力寻找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

在西藏不少乡镇只有1000多人,一个村距离乡镇可能几十甚至上百公里,人手紧缺、工作经验缺乏就是大难题。此前仲巴县梳理出来了十几个困境儿童需要救助,等陆江波团队跑遍仲巴县13个乡镇后,数据就到了400多人。

“我们到乡镇之后会培训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如何观察服务对象家庭环境,居住条件,通过与监护人的交流,

进一步掌握其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照顾者情况以及对孩子未来的期望等。调研不仅能让监护人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社会对困境儿童的关心与重视,还能为后续制定个性化的帮扶计划提供依据,如果没有这些好政策,或者好政策没有很好地传达到基层,那么这些孩子就没办法享受到国家政策方面的福利,大概率小小的年纪就开始放牛放羊,而我们社工的责任就是助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陆江波说。

日喀则聂拉木县是一个边境县,门布乡乡长王滔是一位在西藏工作十余年的四川人,他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聂拉木县有7个乡镇,门布乡是第一批设立社工站的试点乡镇,江波这个人比我大十来岁,特别有爱心,工作踏实,他来了之后对我们的工作帮助特别大,尤其是在留守儿童、独居老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帮扶工作中,建立档案,组织慰问,开展帮扶等活动,帮了我们大忙,老百姓的反馈也非常好。”

年轻的社工次仁央金是一位从没有出过西藏的姑娘,毕业于西藏农牧学院,她对陆江波的热心和专业非常佩服,常以“阿爸”或者“格拉”称呼陆江波:“‘格拉’是老师的意思,陆老师对我们特别好,总是耐心地教我们,他很勤奋很努力,听他讲过不少在石家庄的工作经历,挺想去石家庄看一看的。”

由于文化和民族习惯的不同,在西藏工作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陆江波举了一个小例子:“把家里孩子穿小的衣服送给亲戚朋友,对我们来说再平常不过,但在藏族的风俗里,他们会认为别人穿过的衣服鞋子会带来疾病或晦气。民族差异是有的,但工作方法是相通的,理解他们的文化,按照他们能够认同的方式去帮助他们,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奔波在路上,陆江波好几次都路过珠穆朗玛峰,遥望那巍峨的山峰,他说自己看过一本书,书中这样写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攀登珠峰,但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珠穆朗玛,巍峨的雪山其实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召唤,是愿意付出一切前行的方向。我虽然已经45岁,但却是一名新党员。有生之年,我不敢说自己能成为最好的社工,但却可以成为最努力的社工,为更多需要帮助的困难人群送去服务,这就是我攀登的方向。”